

論美帝擴張政策



列昂吉夫等著 雷勵等譯

關東中蘇友好協會出版

友誼叢書之十五

友誼叢書之十五

關東中蘇友好協會出版

論美帝擴張政策

列昂吉夫等著

雷勵等譯

目次

美國擴張主義的經濟基礎·····	列昂吉夫(一)
美國壟斷集團的戰爭利潤·····	沙拉波夫(三)
美國獵取戰略原料·····	瓦支莫夫(五)
美國的軍事預算·····	捷布拉科夫(四)
什麼是「杜魯門主義」·····	謝吉米洛夫(四)
什麼是「馬歇爾計劃」·····	謝吉米洛夫(四)
美國在華的帝國主義政策·····	杜曼(五)
美國擴張主義者在朝鮮的陰謀·····	斯摩林斯基(六)
美國資本在掠奪日本的經濟·····	依曼諾夫(六)
美國在近東的擴張·····	伯林柯夫(七)
美國在土耳其的政策·····	巴什基洛夫(七)
美國奴役歐洲的計劃·····	瓦爾加(七)
「馬歇爾計劃」與佛朗哥西班牙·····	摩蘭(八)
美國擴張計劃在非洲·····	林涅茨基(九)
美帝的殖民地擴張·····	基勉諾夫(九)

美國擴張主義的經濟基礎

A·列昂吉夫

在「新時代」雜誌第二十二與第二十三期的「美國擴張主義之過去與現在」一文中，我們會強調說明美國擴張政策在其性質變化上的特徵，以便根究此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外交政策之演變。

此等性質不同的演變，應從經濟方面尋求其變化之原因。這種演變的事實，可以說在今天表現得特別明顯。馬歇爾計劃不過是補充了杜魯門主義的一切漏洞。而今天的問題是它在搬弄着一種「道維斯化歐洲」的新陰謀，較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原版的道維斯計劃」，具有更大的規模和特別惡毒的欺騙性。在目前的情況下，對其過去與現在，加以系統的事實之揭露，以究明美國現行的瘋狂的擴張勢力之根源，實屬必要。

(一) 美國之發展與世界經濟的關係。

遠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之初，美國的工業輸出，在世界上僅佔第四位，而落於英、法、德之後，到九十年代，它就具備了先進的工業體制，進據世界第一，並為世界上主要的工業生產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嚴重地摧殘了歐洲，却偏富了美國。它的工業在各種戰爭協定的有利條件下獲得了飛速的發展。結果，在一九二五年，美國的工業產量，等於英、法、德三國之總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不久的一九三七年，美國的工業生產量即佔全部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生產總量的百分之四十八點六。下列數字可供說明美國在世界經濟中所佔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美國人口佔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領土佔世界面積百分之七，石油生產量佔世界的百分之六十，煤產量佔

百分之二十九，鐵礦砂產量佔百分之三十，黃金產量佔百分之十二，硫鉛產量佔百分之九十二，銅產量佔百分之三十五，銅產量佔百分之三十二，鋁產量佔百分之二十二，汽車產量佔百分之七十一，發電量佔百分之三十一。至於農業方面，美國小麥產量佔世界總收穫的百分之十七，燕麥產量約佔百分之三十，穀類產量佔百分之五十五，棉產量佔百分之四十一。其黃金貯存量佔世界黃金總存量的三分之一（蘇聯的不在內）。

一九二九年美國工業產量的總值爲六百八十萬萬美元。然而即在此商業高度活躍時期，美國開動的工業也不過佔其總生產力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所以，假設美國若能充分使用其工業生產能力，那麼它的工業生產總量，即在一九二九年，也值八百五十萬萬至一千萬萬美元。

美國經濟之飛速發展，是由於下列因素所造成的結果：國內戰爭結束之後，美國經濟進入了一個飛速發展的時期。除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外，還有其他一些因素造成了美國經濟勃興的有利條件。這個強大的美利堅共和國的東西兩面，均受着兩大洋的保護。南北兩端的鄰國——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是弱國。除了獨立戰爭與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的國內戰爭外，美國在其整個的歷史過程中，從未遭受大規模的和殘酷的戰爭災害。它和許多歐洲的民族不同，它並沒有在戰爭中去犧牲它實際的人力物資和生命。同時美國人民可將全部精力灌注到他們和平經濟的發展中去。這個國家是爲久已解放的男女所組成的，他們早已擺脫了國王和封建貴族政治的壓迫。美國並不知道什麼是封建主義的束縛，而這種制度却不知阻得了其他多少大國的經濟發展。

由此可知，作爲美國經濟迅速發展的根據的所謂「美國特殊論」的理論，已完全落了空。這種論調武斷的主張：「現代資本主義的一般規律是不能適用於美國的」，它並鑿鑿有據地斷言，「美國可避免一切的恐慌和經濟衰退，將享有萬世不變的繁榮」。這種論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曾獲得過

某些方面的信仰。但這種「特殊論」的根據却爲一九二九至三三年的世界經濟恐慌所全部推翻了。一方面，美國被證明是此恐慌的主要策源地——也就是那陰暗的恐慌潮從這裡興起而席捲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另一方面，此次恐慌也曾以空前的摧毀力打擊了美國。也就是這裡，生產力的降落表現得最嚴重，而且失業達到了一種最驚人的程度。

可是這種爲人所不齒的「美國特殊論」的論調，現在竟然在某些角落裡復活了。現在的「美國特殊論」把他所吹噓的「美國式生活」拉來做爲它的理論根據，而且在幾分偽裝的形式下，企圖將這種理論發展爲「美國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之民族」的觀念。但這些腐臭論點的結合，也並不能使他們產生更大的說服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較第一次大戰，更加富了美國。在此大戰過程中，它的工業生產品獲得了廣大的市場。美政府的資金，大量地投入了新工業場所的建造，結果，給大公司造成了更多的剝削。因此幾百萬的新工人都是走入了新的工業部門。

此次戰爭自然也使美國付出了某些代價，但第一，美國在戰爭中的生命損失，還不及美國人民在戰爭時期死於各種災難的多。第二，殘酷的戰爭離美國海岸有幾千里遠，而避免了戰火的摧殘。而且我們更應記住，在戰爭時期，在其裝備軍隊和製造戰爭物資等所使用的經費，是由美政府所支付的，也就是說，這筆經費最後是由美國人民（納稅者）所擔負的，而美國的工業製造家却從中攫取了厚利，並享受了無數的特權。

戰爭促進了美國工業生產量的急劇增高和生產力的擴大。美國生產的指數，至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達到了最高峰，若一九三九年爲一〇〇，則一九四三年即爲二三七。也就是說，它的生產量增高了兩倍以上。

美國國家收入數字的驚人增加是它在戰爭中發財致富的最好左證。統計數字列下：

年 代	國家收入總額
一九二九年	八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一九三八年	六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一九四四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此即說明，一九四四年美國的國家收入，較大恐慌前一年，增加了一倍，較大戰前增加了一倍半。

這種經濟資源的巨大增加，理應使美國的政治和經濟的領袖們歡欣若狂，應該把他們的想法和努力轉向最合理地和平安地使用他們暴發的財富，應該鼓起他們的勇氣爲世界的和平與安全而鬭爭。假使美國的經濟大權操在美國人民的手中，並且是爲了他們自己的要求和需要服務的話，那決不會發生什麼問題。若在這樣的條件下，則美國所增加的財富，決不會造成美帝國主義的擴張性。然而事實並不如此，而美國的經濟目的，是爲了追逐大商業和利潤的利益，而且其經濟大權完全集中在幾個壟斷資本家的手裡。

由於產業資本和財政資本的壟斷佔有絕對的統治權，所以美國增加的經濟財富，則有很大可能要在政治方面、在不顧一切擴張政策方面，尋找他們的出路，並懷着統治整個世界的惡毒的野心。正當着被法西斯和戰爭所摧毀的歐洲國家，竭盡一切努力來恢復他們殘破的國民經濟時，並且正當着歐洲人民以巨大犧牲來醫治他們的戰爭創傷時，而華爾街的大享們——他們在變本加厲地決定着華盛頓的對內對外政策——的腦筋裡，却在打着另一種算盤。他們在熱烈地尋求着一種東西，這種東西可以代替戰爭做爲他們榨取超額利潤的財源。戰爭已經證明對獨佔資本家們是一個金庫——它曾給他們的商

品開闢了廣大的市場，並使他們獲取了高額利潤。而現在他們就不能不依靠強權政治，加速重整軍備，蠻橫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擴張政策與征服歐洲及其他大陸的毒計，以代替戰爭所給與他們的特殊利益。

(二) 美國產業之集中與獨佔資本的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沒有限制其龐大勢力的發展，而相反，操縱美國人民生活的獨佔資本家，却更形加強了他們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影響。美國很久以來就稱爲「托辣斯之國」。今天這個名字是再恰當不過地繪出了它的真面目。

美國的巨形工業小集團，多年以來就在美國的經濟生活中，起着決定的作用。而此次大戰更大大加速了美國工業更進一步的集中。一九四五年六月，供給參院特委會研究美國小商業問題的報告，已說明了美國經濟集中的情形。這個以「經濟集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爲標題的報告，包含下列雄辯的鐵證。

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在美國產業界所發生的下列變化，就說明了幾乎美國十分之九的工業生產情形。一九三九年，僱傭工人五十名以下的小型工廠，佔全國工業的百分之八十五；一九四四年則爲百分之八十三。雖然在這些企業中的僱傭人數是增加了二十五萬人，但他們在全部僱傭工人的總數中，却由百分之十七降到百分之十二。也就是說，雖然這個類型的工業包括美國五分之四以上的工廠，但他們所僱傭的工人却僅佔全國僱工總額的八分之一。

另一方面，大型工廠（僱工在五百名以上的）所僱傭的工人總數，已由一九三九年的三百八十萬增至一九四四年的五百二十萬名。這種大型的工廠計約二千家。至於巨型工廠，在戰前僱有四十九家，每廠僱傭工人一萬名以上；到一九四四年他們的數目就增加到三百四十四家。這個類型的企業所僱傭的工人總數，已由一百四十萬名增爲五百一十萬名，也可以說，從全部僱工總額的百分之十三點一

增至百分之三十點四。

若把以上兩類頭號工廠合在一起，也就是僱工在五百以上的大型工廠和巨型工廠，則可看出，他們在大戰前擁有全部產業工人總額的百分之四十八，而在一九四四年則增至百分之六十二。也就是說，每三名美國工人中却有兩名是屬於大型工廠和巨型工廠的，而這類工廠的總數却不足二千五百家。

雖然我們在本篇中，已引證了很多數目字，但這種分析還是非常不完滿的，因為我們還沒談到，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總的工業生產中，美國的經濟曾發生了何種變化。衆所周知，在此次大戰的過程中，美國的工業生產增加了一倍以上。雖然加拿大、奧大利、南非聯邦和印度的工業生產亦有增加，但這些國家在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中，相對地並無多大重要性。同樣英國的某些工業部門在大戰期間也增加了一些產量，但均屬無關重要。另一方面，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尖銳地下降，特別是德國，戰前它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中，曾位居亞軍。

假使我們回想，美國在大戰前的生產量，僅稍微次於全體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生產總合的一半，則我們今天估計它的現有生產量，決不少於全體資本主義國家總生產量的三分之二，這不會是過分的誇大。那麼，二千五百家大型和巨型工廠的生產量（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決不會少於全體資本主義國家總工業生產量的五分之一。

這種產業集中，在歷史上是空前的，而且這種集中，自然造成一種極其嚴重的後果。

這種產業的集中，是和獨佔資本經濟力量的增長緊密結合着的。這些大型和巨型的美國工廠，是屬於美國少數獨佔資本家集團的財產，或是在他們操縱之下的附庸。以上引證過的供參院委會研究美國小型商業問題的報告書，曾列舉了統治美國工業和銀行的八大財政金融集團。此即所謂美國之「八大家族」，即摩根（Morgan）、洛克菲勒（Rockefeller）、杜邦（DuPont）、麥倫（Mellon）、

古恩勞白 (Kuhn-Loeb)、芝加哥 (Chicago)、克利夫蘭 (Cleveland)、和波斯頓銀行團 (Boston Banking Groups)。這八個主要的金融集團是互相聯繫在他們縱橫交織的財產所有權中，並且控制着一切的銀行與工業。他們就是美國經濟的真正統治者，而且在他們的手中操縱着所謂美國的「大商業」。

這種擴大的美國工業生產機構，在大戰過程中，曾被空前地利用了。大戰中的商業合同曾給美國的獨佔資本生產了史無前例的巨大利潤。「假使說戰爭對各國是一種恐怖的東西，則對金融巨頭却造成一種可怕的利潤」，這句真言，再次地又被此次大戰所證實了。美國的大公司，在此次大戰年代中（一九四〇——四五），除納稅淨獲純利在五百三十萬萬元（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一九四二年，五家大公司的總利潤，較一九三六——三九年的每年平均利潤，增大了一百倍；三十四家大公司，增加總利潤十倍；同時有四十八家大公司的利潤，增大了三倍。

美國的獨佔資本家們，在大戰中曾榨取了空前的利潤，而在此戰後時期，他們仍然在拚命地阻止這種利潤的下降——也就是這些事實，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戰爭雖然保證了金融巨頭的龐大利潤，但在戰爭期間，物價（包括消費品價格）仍為政府所管制。隨着大戰的結束，美國的獨佔資本家就掀起了他們自己的反對物價的戰爭。一九四六年六月底，在他們的壓力下制定了一種法律，以削弱物價管制；在該年十一月初，物價管制，就完全被取消了。此後美國的獨佔資本家們，就明目張膽地追求着一種大抬物價的政策，這也就標幟着美國人民生活標準的下降。這件事引起了美國人民的恐懼與不安。

在物價管制廢除以後，美國工業界的代言人，曾對大家保證說：和平時期工業生產的飛速擴大，將使物價低落。然而實際上，物價不但未見低落，相反地是步步提高，據華盛頓勞工局的統計，物價

會升到了二十七年來未有的最高水平。

據商務部所發表的材料，自一九四六年後，肉價格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三，熟皮價格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三，脂肪與油類價格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以上。若和一九四五年比較，布類價格提高百分之三十九，而建築材料價格則提高百分之五十一。

隨着物價管制的取消，也免除了超額利潤的戰時稅律。這不僅使獨佔資本保持了以前的戰後利潤水平，而且給他們增加了更多的利潤。這些尖銳突出的事實，不能不使那些向來不願批評獨佔資本統制的人們，也被迫加以考慮。

參加過美國反動派全面反共產主義運動的所謂「美人民主行動促進會」——一個完全地道的反動組織，曾成立了一個「經濟穩定委員會」，而這個委員會，完全由那些在戰時領導政府主要經濟機關的人物所組成。

該委員會於五月十五日曾向杜魯門主席提出報告，其中關於美國獨佔資本的利潤水平的陳述頗為有趣。該報告開始對未納稅以前之利潤，即加以數目字的說明。該報告作者相信，這些數目字也和他們自己一樣地幽默而有趣：

「假使你將物價與購買力間的發展距離測量一下，你就可以看出它們是否是在一種合理的平衡地位——既不緊密也不很疏遠，因為一方面大商業在瘋狂地追求利潤，而另方面其餘的經濟部門又在渴望着購買力（主顧）。」

結果，一九四三年當年戰時生產達到最高峰時，各大公司未繳稅前的總利潤，竟昇至二百五十萬美元，即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這和一九二九年比較則為其總利潤的兩倍半，若和一九三六——三九年比較，則幾為其平均利潤

之五倍。大公司利潤的如此增高，就說明他們在戰時國民經濟的收入中，獲得了雙份的收入。

在大戰結束之後，這種特殊利益無疑地要降低。但在一九四六年的第一季，也就是在物價管制廢止之前，即當他們每年的利潤降至最低水平時，其繳稅前的總利潤每年仍保持着一百五十萬美元的水平。這和一九三六——三九年比較，仍為平均利潤之三倍。在一九四六年之第三季，也就是在物價管制完全廢除之後，他們每年的利潤率又昇至二百二十萬美元以上。至一九四六年之第四季，他們的利潤更趨高漲而竟恢復到了一九四三年的最高水平。一九四七年的初季其利潤仍在繼續上昇中。

各大公司在納稅後的利潤，仍屬驚人。一九四三年，各大公司所獲純利潤，為數達一百萬美元。這超過了一九二九年全盛時期之最高峰，並且，雖然戰時的徵稅是尖銳地增高，而其利率仍為一九三六——三九年平均利潤之兩倍半。

一九四六年，由於超額利潤徵稅的廢除，他們在納稅後的純利潤，仍為一百二十萬美元。在該年的第四季，他們的純利潤，又昇到了每年一百五十萬美元的高度，也就是超過一九四三年的利潤水平五十萬美元。至一九四七年的初季，其利潤仍在繼續提高。

這是很有意義的，該報告作者們之引證這些數字，是爲了說明這些利潤是「平淡的高漲」。

因唯有利潤的高漲，才能增進商業的健康和繁榮，同時商業及其他國家經濟的繼續繁榮，必須以犧牲群眾購買力的利潤增高為基礎。」

這種理解自然有它們的具體根據。即在大戰期間，他們是從有利的戰爭商業契約中，取得超額利潤。而在大戰結束之後，他們就不得不從抬高物價中攫取超額利潤。但問題的難點却在於：究竟這種辦法對他們所希望的結果能支持多久呢？因為這種辦法中已經孕育着很嚴重的患果，它將形成國內市場的縮小，而必然引起生產的減縮或物價的下跌，不然就是二者同時低落。

(三) 大商業的戰後問題

即使在大戰期間，各方估計的結果，都是非常不樂觀的。例如，一九四五年出版的「金融美國之繁榮」一文中，哈佛大學教授威廉氏力言，即使美國恢復到一九三九的國民收入水平，而一千五百萬至兩千萬人的失業問題，是無法避免的。

威廉教授所提出的失業數字，甚至超過了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經濟恐慌時期美國稱爲「大不景氣」的失業規模。那麼爲什麼在回到戰後的生產水平時，美國會受到如此大規模的失業威脅呢？其原因在於：一方面由於受大戰影響而起變化，技術上的改進和勞動生產的提高，而另一方面是於過去僱傭人數的大量增加。

以上所引證的美經濟委員會的報告，把這種情況做了以下的描述：

「大戰時期在新工廠中和技術改進及裝備上空前大規模的商業投資，而今却轉用於和平時期的生產，以前所苦惱我們的一切困難，自日本投降之後，已大部消滅——這一切都在說明着，一種生產力和每人每時的生產量，在飛速地增高。」

該報告的作者們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也曾產生類似的因素，造成了工業勞動生產力的增高，在連續的三年中曾以每年百分之十的增長率向前發展着。同時他們在害怕這種生產力的擴大再加上未來商品需要的減退，將造成將來在生產力和人力利用上的困難。

至於說到美國的獨佔資本家，他們決不會被將來勞動階級的大量失業和無以爲生所苦惱。讓他們的經濟學家們去喋喋不休地歌頌他們的「充分就業」吧，而獨佔資本家們自己，却在那裡準備歡迎一種大規模失業軍的出現。因爲，在他們的算計中，失業的增加，是削弱工人運動和壓低在業工人生活水準的有效手段。

即在今天，當增價的結果引起了全國嚴重焦慮的時候，而著名的獨佔資本的代言人，仍在明目張胆地宣稱，他們將爲保持高度物價水平而鬭爭到底。例如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在美國商會的年會上，該會副主席史列甫曾聲稱：物價，經過資本主義經濟的正常發展過程，隨伴着「適當的生產減縮」，將獲得調整。

用普通話來說，即大商業將其賭注放在「適當的」生產減縮上面。據獨佔資本家們的意見，這種「適當的生產減縮」將證明非常有效，它可使大戰期間發展起的各種獨立商店，爲大商業所排除，可使美國金融巨頭們，向大戰中所養肥的廣大的中產階層和小商人，大揩其油，並造成龐大的失業軍，以削弱工人運動。

因此，失業的威脅，甚至「適當的經濟衰落」，並不會使獨佔資本家們感到苦惱。但他們却被另一種東西苦惱着，就是害怕他們高額利潤的降低。這種高額利潤的保持，就必須維持一定的生產水平。在一定的程度上，生產量的減縮可從提高物價中，獲得補償。但這種方法是有一定限度的，若在這種限度之外再進一步減低生產，則生產費必然提高而不能再以提高物價所補償。因爲物價的上漲將引起一種嚴重的後果——使國內市場縮小。那就是說明，美國獨佔資本家有高度擴大的和非常集中的生產設備的，爲什麼對以下問題日益嚴重地感到頭痛：到什麼地方去推銷他們的生產品呢？

當大戰還在進行的時候，美國的經濟學家和統計家就會算計過，若想使美國仍保持其大戰時期的人民在業水平，它就必須每年將其輸出增至二百五十萬萬美元。這個數目字曾被參議員基爾高爾（McKellar）等提出過。現在我們應將以下數字和它比較一下：一九三七年，全世界的輸出總額爲一百五十萬萬美元。一九二一至一九三九年時期，美國每年的輸出額，平均爲四十六萬萬美元。

著名的英國工黨議員齊里亞庫斯（R. Zilliacus）在其最近演說中認爲，羅斯福總統曾想苦心完

成一個能吸收美國大部剩餘工業品的計劃，但自他逝世後，杜魯門和美國產業家聯合會却採取另一個不同的政策，他們的決定是，美國只有增大輸出才能挽救其經濟的前途。齊氏確認，雖然美國現在比較大於一九三八年十一倍至十二倍以上的金錢和物資用在軍備上，而它的輸出量較戰前數字，已經擴大好幾倍。據官方統計，去年美國的輸出量價值已達一百五十萬萬美元。至於本年，我們可從其第一季的報中測知，今年的輸出數字可能增高至二百萬萬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靈通觀察家們曾把馬歇爾計劃聯繫到由於歐洲「金元缺乏」而造成對美國輸出的威脅。例如，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在評論此問題時，預料明年美國對歐洲的大部輸出將趨於停頓狀態。

因此，大商業在目前華盛頓所追求的對內對外政策下，正面對着經常擴張海外銷貨市場的問題。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而在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嚴重的意義。

美國的獨佔資本控制着巨大的資金。在一九一七年，財產超過十萬萬美元以上的工廠僅有六家，而一九四二年已增至三十二家，且其財產總額已由一百萬萬美元增至六百七十萬萬美元。一九三九年，財產超過十萬萬美元以上的大工業組合只有三家，即新澤西美孚石油公司 (Standard Oil Co.)、通用汽車公司 (General Motors)、和美國製鋼公司 (U. S. Steel Corporation)。在大戰過程中，又有五家大工業組合加入了這個集團，即克爾蒂斯——萊特公司 (Curtiss—Wright)、杜邦公司 (Dupont)、貝特列赫姆鋼業公司 (Bethlehem Steel)、索考尼——瓦克亞姆公司 (Soco—ny—Vacuum) 與福特公司 (Ford)。

獨佔資本的發展，如資本的增殖加利潤的提高——這一切都造成了他們每年增長的資本積累。那麼，他們就必須給他們這種積累的資本，找到牟利的出路。問題也就在這裡：究竟到什麼地方去輸出。

他們的資本呢？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韓森（按：韓森（Alvin Han sen）爲哈佛大學的政治經濟教授和聯邦準備會（Federal Reserve system）的經濟顧問。），在其一九四五年出版的「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一書中寫道：「在好的年月裡，我們的盈利……約達我們全國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換句話說，也就是在一千四百萬萬美元的國民收入中約佔二百八十萬萬美元。假使把這筆龐大的存款只周轉在美國領土的範圍內，則決不會滿足吾人的要求，而且亦無利可圖。」

在這兩次世界大戰中間的年代裡，美國的資本已竭盡了很大努力在國外尋求其最有利的投資場所。在這方面美國的外交會用各種方式與以援助。而現在呢，它的更加龐大的資本積累，越需要更多的國外場所，以便在有利的條件下進行投資。

因此，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發的橫財，就在他們面前提供了新的更加尖銳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中所要求的——這種需要已發展到一種空前迫切的程度——是商品市場與投資的勢力範圍。

（四）商品過剩的相對性

在討論到美國商品和資本過剩的問題時，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這種過剩的絕對的相對性。

當然，假如美國的統治集團，若把他們的目的放在提高人民生活標準上，保證今後千百萬人民的經濟安全和穩定上，而將千百萬的失業人民吸收到生產中去，則美國就不會有什麼商品過剩與資本過剩的問題。假如美國若是真心準備在一種正常的經濟關係上，以信用租借和貸款去援助歐洲那些被蹂躪的國家之經濟復興，而毫不干涉其內政，也不課以額外毒惡的經濟條款，同時也不要求他們制定一定的對內對外的傀儡政策和按照美國的意旨去選擇他們的總理和內閣閣員的話，則美國也談不上什麼商品和資本過剩的問題。但在實際行動中，美國的獨佔資本是完全放棄這兩條道路。

美國獨佔資本家之所以放棄第一條道路，是因為他們把降低美國勞苦大眾的生活水準，當作了他們攫取超額利潤的主要條件。據經濟學家根據官方的統計材料估計，在大戰以前幾年中，美國工人每年的平均收入，為最低生活標準的百分之四十至六十。著名研究各國勞動階級生活情況的作家庫進斯基認為，在一九三五——三六年，僅有六分之一的美國工人家庭的收入能達到最低生活標準。關於大戰期間美國工人生活已達到最高標準的神話，不過是「美國式生活」名手們所聰明散佈的一種虛構而已。另一方面，大戰以後美國勞動階級經濟地位的驚人惡化，曾是一種無可否認的事實。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可從去年二月間工業界代表大會所發表的特別公報中，找到根據。該公報指出：

「高度的與仍在繼續上漲的生活費，正在以一種可怕的壓力威脅着國民的生活和健康標準……」美國工人們爲了抗拒僱主和當局向他們的實際工資與基本權利做進一步的進攻，所以實際上每天都有新的工潮發生。戰後美國的罷工會包括了成千成萬的工人並延長數星期之久。

主要的勞工鬭爭，正在襲擊着煤、鐵、銅、建築業、鐵路運輸與商業航運等美國基本的國民經濟諸部門。無論工人的經濟要求是怎樣的溫和，都會遇到大資產階級的頑固拒絕，因爲他們看得很清楚，他們致富的主要前提是普遍降低美國工人與全體勞動人民的生活標準。

這就是爲什麼美國會發生以下的怪現象，它是一個最富的資本主義國家，而且在大戰中它又收集了更多的財富，可是在大戰以後，而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生活境遇却一天天地增長着更大不安定。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特點，貧困不僅是工人階級的，而且也是一切爲生活而工作的其他人民階層的共同命運。

甚至相當反動的雜誌「新聞週報」也描寫了美國教員的悲慘處境。該雜誌在一篇文章中，以醒目的標題「飢餓的教員」做了以下的報導：